

20世纪60年代初期，多家三线军工企业初建于湘中娄底的青山绿水间。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我，就是在其中一家所藏身的山沟里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，包括记忆中的许多个春节。小时候，一年中最期盼的日子就是过年了。那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，孩子们不但有烟花爆竹燃放，在除夕夜还可以从父母手中领到少许压岁钱，甚至在大年初一时还能穿着新衣服、新鞋子出门去见小伙伴。

在这个职工与家属总计约万余人的厂子里，从我两三岁记事时起，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时止，我们家先后搬过五次家，住过三处平房，也住过高三层或高五层的单元楼。那个年代出生率高，不论住在哪一处，前后左右总是有一大群年龄相仿的小孩。

记忆中，虽然搬一回家就会换一拨玩伴，但无论是哪一拨玩伴，平日里的我总是玩得很开心，甚至很野。那时候，属于我们小孩的游戏特别多，比如滚铁环、打弹壳、捉迷藏……那时候的我们基本就没见过什么塑料玩具、电动玩具，陪伴我们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的，差不多全是一些野孩子的玩法。到如今，这些游戏早已不再流行，甚至已在今天的孩子们当中“失传”，仅残存在我们这些人的记忆里了。回想起来，当年的那些游戏似

乎都是由比我们年长一些的大孩子们发明的，“前人栽树”的他们应该是军工厂的第一批少年，具备惊人的创造力。而我们这批小孩显然是“后人乘凉”般继承、光大了那些五花八门的玩法，甚至包括打棍仗、打弹弓仗这样的对抗性很强的游戏。

等我们这批人稍稍长大的时候，一些相对升级了的游戏和活动就逐渐地进入到我们的认知视野了，如下棋、打球、爬山、游泳之类，自我们念小学高年级时起就逐渐成为了我们课余生活的主要内容。也是在这个年纪，每到过年的时候，厂工会主办的春节游艺会就成了我们最牵挂的活动。举办的时间通常是在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这两天，游艺会上设置了许多游戏，比如投球、掷飞镖等等，每个项目都设置有许多奖项和奖品。我们总是兴致勃勃地结伴跑去参加，目的很单纯也很明确，就是冲着赢奖品而去。事实上，我们通常都会赢到一些小物件，如铅笔、文具盒之类，然后会互相攀比看谁赢到的奖品更多。

除了玩，小孩子最关心的就是吃了。春节的团圆饭通常是一年中最美味的，在我从厂子弟学校转学到百里外一所农村中学去读初三之前，我只惦记春节期间饭桌上的菜肴。但转学之后，包括上高中、上大学及工作后最初几年

的这个时期，我日益看重的却是“团圆”二字了。一旦离家在外，对寒暑假的期盼差不多就成了对回家的渴望，特别是大年三十中午的年夜饭，更成了快快乐乐合家团圆的最高仪式和象征。

青春期的到来也使我们这批人的独立意识大为增强，我们这些从小在厂里玩大的伙计开始想方设法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。记得那个阶段的大年初一或大年初几的晚上，我们总是要找个地方嘯聚在一起熬通宵，一起喝酒、打牌之类。一帮小学、初中的同学，玩得最好的若干位，包括当年曾仿效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结拜为兄弟的发小，总是能找到某所空房子来建立仅属于我们自己的“春节活动基地”。这空房子通常是某一家人全体回老家探亲了，而我们中的某一位恰被委托来为之看家防盗。

那时，我们总是在晚饭后不久，就从各自的家里溜出来汇聚到我们约定的地方，并且每人都会带些过年物资来。有从家里捎来一整只鸡或鸭的，有从家里拿来大块腊肉、干鱼的，有从家里带来些瓜子、花生和糖果的，还有拧来一瓶白酒或几瓶啤酒或一壶米酒的，诸如此类，总之加在一起吃食就很是丰富了。大家总会先玩上一阵，打牌、打麻将或下棋，到夜色渐深肚子都有些饿的时候，就会进厨房七手

八脚地忙开了。每人做一道菜，比比看谁的手艺好；有时甚至还会有几位女同学一起欢度，一起做菜。之后就开始大吃大喝。其实列位兄弟姊妹在家都已吃饱喝足了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发小们的团圆饭相比家里的团圆饭还真是另一回事，吃起来格外带劲。大家一边谈着一年来各自的生活、学习之类，一边以各种理由向当中的这一位或那一位敬酒并要求对方一干而净。半夜里的酒宴进行到尾声的时候，带着醉意的我们复又开始打牌、打麻将或是下棋。我们从不赌钱，只是罚输的一方做俯卧撑或钻桌子之类。天大亮的时候，奋战了一整夜的我们这才各自散了回家去，并约定当晚或改日再来。

年轻时的许多个春节，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。这样的春节，过得很简单，但也充满人情味。毕竟，这人情味，才是中国人骨子里最看重的。

春节里的中国

□陈家忠

腊月把过去的365个日子
挤出那些烦恼和失望的水份
摁成一个喜字
飞上人们的双颊

从都市到乡村
大红的中国结高高挂
日子喜气洋洋

车站、机场挤满了渴盼归家的人
翱翔的飞机是一只只吉祥的鸟儿
载着游子奔赴团聚的盛宴
南来北往的高铁是中国速度
让回家的路不再遥远

大门上张贴的对联
洋溢着喜庆的平仄
把祝福和美好期盼
告诉给所有努力生活的人们

大年三十的年夜饭
我们品味出幸福的中国味道
那接近零点时刻的焦急守岁
让所有的人都瞪着大大的眼睛
七彩的烟花中
迷离了我们带泪的欢笑

忙忙碌碌才是年

□崔安宁

在我眼中，过年是最忙碌的日子。这种忙碌对母亲来说，天还未亮就要冲进厨房里干活。在我家，厨房是母亲的“战场”。过年这天，她除了要提前给我们做好早饭外，还要杀鱼、宰鸡。这些活儿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特别复杂。单是鸡宰了之后，需要烧好几锅热水，用来拔鸡毛和清洗。鱼虽然不需要热水，但刮鳞、处理鱼肉更要费一番功夫。鸡鱼处理好后，排骨也要提前蒸。一套“去腥套餐”下锅后，接着要准备十几种调料才能腌制。排骨腌制后，母亲还要把过年这几天用的菜一一洗好。洗菜同时，母亲为了节约时间，将要用的盘子也顺手刷了一遍。

母亲在厨房忙活时，父亲这边也

没有闲着。过年这天，从家中到门口都要贴上各种福字和对联。福字需“成双成对”，贴得均匀对称。对联则需要根据场所，贴上不同类型的祝福语。父亲将院里的鸡舍和牛棚都贴好后，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去库房准备祭祖物品。我家的库房像个百宝箱。祭祖是件大事，父亲不敢有丝毫怠慢。他把老物件搬出来后，需要按照规矩对其进行有序摆放。一向随意的父亲在此时严谨认真，容不得我们开半点玩笑。准备妥当后，父亲还要备好鞭炮。什么时辰点什么炮，足以让他忙活半天。

大人忙得脚不沾地，孩子也逃不了清闲。过年时家里禁止睡懒觉，饭还未做好，母亲就会掀开被子喊我起来洗漱。儿时的我虽然看起来人小个

矮，但手脚麻利，学东西又快，是个母亲的好助手。因此，早饭刚放下碗筷，我就会跑到厨房里帮忙。厨房的事多如牛毛，母亲这边还没帮完，父亲又让我去干跑腿的活儿。过年的跑腿工作，通常是到村头小卖部那去买东西。在跑腿的路上如果遇到玩伴，那必定要互相炫耀一番。不管家里的东西多少，总要找几样进行攀比。就算如此，我们从未耽误过时间，拌嘴也不会阻碍各自忙碌的腿脚。

过年，让所有人都忙碌着。只有新年的钟声响起时，我们才有时间闲下来。尽管如此，却没有人抱怨。我想，简简单单方为真，忙忙碌碌才是年。新年的忙碌不仅代表着生活的美好，更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承。

红袄漫话

□张文津画
冷冰文



打竹板

噼啪竹板响
鼓点定开场
今古多传奇
与您共欣赏



跳蹦极

天地忽翻转
乾坤大转移
肝肠惊欲裂
有胆创传奇



做黄酱

黄豆炒金焦
酵发多搅揉
晒出浓醇味
桌上酱香飘



尽本职

暗语敲门示
复核猫眼瞧
小心无大碍
尽力护安巢